

《水滸》裏的師徒

《水滸》裏的英雄，有各種各樣的關係。有兄弟，如三阮；有夫妻，如王矮虎一丈青；有表親，如徐寧湯隆；有郎舅，如孫立樂和；有叔侄，如鄒淵鄒潤。除此以外，還有一類：師徒。

一百單八將裏，共有七對師徒。宋江點撥孔明孔亮槍法，李忠是史進的「開手師父」，還有秦明與黃信、林冲與曹正、李雲與朱富、薛永與侯健。這些人都是上梁山之前早就形成的關係。另有一對臨時組合，公孫勝在芒碭山降伏樊瑞，宋江便讓後者拜前者為師，同上梁山。吳用、公孫勝是梁山兩大軍師，朱武相當於是吳用的影子助手，為了平衡，便令樊瑞拜公孫勝為師，成為後者的「小號」。

與兄弟、叔侄、表親、郎舅等親屬關係相比，師徒關係具有靈活與彈性，無需血緣，只要情節需要，大可以像公孫勝、樊瑞這樣指定配對。實際上，在《水滸》中，師徒關係多是用作連接情節的扣子。

李逵下山接老娘途中與朱富相識，殺虎醉酒，被捕頭李雲捉住，而朱富利用師徒關係設計搭救李逵。宋江、薛永等人要捉黃文炳，苦於無路，便又「巧遇」薛永徒弟侯健，正好在黃家做衣服。武松醉打孔亮，被綁到孔家莊，宋江恰好作為孔家兄弟的師傅留在莊上，得與武松再會。所以，這些師徒，都是施耐庵的「工具人」，推動情節，而不至於過度突兀。

有時還可以此為契機，對讀者起到故事回放的提醒作用，將情節紮牢得密密匝匝。楊志在黃泥崗丟失了生辰綱，在酒店吃霸王餐遇到曹正，曹正提到了自己是林冲的徒弟，楊志則憶及自己過梁山時與林冲有一面之緣，楊曹後來同上二龍山。李忠史進師徒最先出場，在渭州城結識魯提轄，後來魯智深在桃花山痛打周通後又重逢李忠，三山打青州時幾人再度合流。

瓜園蓬山

garden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

美國「保障收入」實驗

非盈利組織「開放研究」(OpenResearch)剛剛結束為期三年、美國迄今為止有關保障收入(guaranteed income)的最大規模實驗。他們在伊利諾伊、得克薩斯兩州的大城市、郊區、農村分別選擇低收入人員參加，力求代表美國人口分布的現狀。因為兩州社會福利差異巨大，研究者也希望借此探索社會保障機制的的作用。參與實驗的三千人中，一千人每月獲一千元，另兩千人每月獲五十元，沒有任何附加條件。近日，實驗結果陸續發表。

他們發現，參與者首先用意外之財滿足基本生活需求，如食品、醫療、債務。獲保障收入前溫飽就有保障者選項更多，有的選擇繼續接受教育。但不管收入多少，所有參與者資助親友的比例都提高了。保障收入帶來的短期正面效果十分明顯。第一年，參與者的心理健康普遍得到改善。短期內它還能改變參與者的命運，如幫女性離開家暴的配偶，幫高中生進入大學。但第二年保障收入的影響力有所下降。綜合考量，保障收入給低收入、有孩子的單親母親帶來的正面作用最大。

研究者還發現，民間對保障收入政策普遍抱有抵觸情緒，認為這是讓好吃懶做者不勞而獲。而美國的現有政策對低收入人群很不友好。政府給殘疾人、窮人的補貼福利和收入水平直接掛鉤，如果受益人的工資、儲蓄超過某個標準，就會失去福利。這就造成了有些人寧願不工作，以便獲取更高的收入。

顯然，類似實驗都需要長期跟蹤調查，否則無法確認多年後的結果。而且，在人工智能即將取代部分工作、某些人面臨失業的前景下，政府的保障收入政策可能不得不提上日程。

墟里葉歌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今年逛地壇書市時，發現好幾處排着長隊。以我想當然的經驗，景點、集會如此排隊，要麼爭購熱賣品，要麼等着上廁所。眺望長隊盡頭，只見立着一架大大的遮陽傘，斷非如廁之所。快走過去一看：傘下桌子前，大家正在津津有味地蓋着書市的紀念章。

原來，蓋章之風蔓延到書市了。在我逛書市的過程中，又聽到好幾個顧客問攤主：你這能蓋章嗎？當攤主回答無章可蓋時，顧客無不露出遺憾神情，有幾位甚至都沒有走進書攤，

在故事創作中，角色的行為常常帶着未知的動機。這種未知，讓讀者產生懸疑，吸引他們繼續閱讀。未解的懸疑不僅推動情節發展，還激發讀者的好奇，因為他們會想知道角色行為的真正驅動力。

例如，在恐怖片《午夜凶鈴》裏，錄像帶詛咒的來源是故事的最大謎團，而當主角一步步追查詛咒的源頭是冤魂貞子之時，貞子的動機便成為了故事的終極懸疑。角色們的行為以試圖破解詛咒為軸心，他們挖掘貞子來歷的過程就成為了觀眾追看的動力。

從前，我不喜歡與結束有關的情景，例如避免在百貨公司快要關門前光顧，只要聽到營業時間快將結束的廣播，就會感到莫名的失落，只好加緊腳步離去，不想目睹關門的一刻；又如人們收花總愛放數天才丟掉，要盡量欣賞它的美，而我卻翌日就棄置，不是因為不喜歡，相反正因喜歡，才不欲目睹花兒枯萎凋零。

這種心態，或許跟文化背景多少有點關係。自幼聽長輩教導，凡事重意頭，避免幹象徵不吉利的事、說不吉利的話。各人在家要盡量保持祥和

今年是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，由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及中國國家博物館(國博)主辦的「吉金耀華——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青銅器精品展」本月初在澳門藝術博物館開幕。這是澳門歷來規模最大、規格最高的古代青銅器展覽，展出國博珍藏的古代青銅器逾一百五十件。

這些古時被稱為「金」或「吉金」的青銅器，與早期文明的興起密不可分，是揭示中華文明源流、發展歷程的重要實物證據。無論是形式、

掉頭而去。顯然，他們對印章的興趣超過了書。

這幾年，興起了蓋章式旅遊的新風尚。許多景點、文創商店推出了各式各樣的紀念章，其中不乏設計精美，獨具特色者，成為吸引「蓋幫」打卡的法門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以前國營書店裏是有專門的購書章的。付完書款，售貨員便在書的封底蓋上一枚，大概是銀貨兩訖的意思。家中那些購於八十年代的藏書上大多有「新華書店」的藍色印章。年少的我一度對這毫無設

問題來了：當懸疑產生後，作者是否必須圓滿解釋角色的動機呢？一般來說，答案是「是的」，否則讀者會感到失望，甚至認為「這是不完整的、爛透了的故事！」

然而，更高明的做法可以是：我們暗示角色的行為動機，讓讀者猜測、思考，並陪同故事主角一同發掘，但最終，動機的揭露，不一定會影響到事件後續的發展，或角色行為的推進。這樣，反而可以帶來更大的懸疑，讓故事更加引人入勝。

在《日本恐怖電影方程式》一書，作者小中千昭便舉了一個反例來

的氣氛，連傷心也要忍着不哭。這觀念使我學會自我約束，行事得體，可是也令我習慣盡量遠離容易觸動情緒的事物，怕會傷感，繼而落淚。

大自然的景致優美，四時的變化與更替，每分每刻都有醉人的威力。不少人愛看日落，不惜攀山涉水找最佳位置，務要抓緊時機一睹黑夜來臨前的景觀變化。而我，卻受到古往今來的名篇名句影響，即使明知「夕陽無限好」，也逃不過「只是近黃昏」的憂愁，只想逃避惹人傷感的時刻。一直覺得黃昏像一條「死線」，因為

遇見「蓋幫」

計感的印章頗為反感，此書明明已產權轉移，卻在轉移那一刻被原主打上標籤。為此，還問過售貨員是否可以不蓋，得到的回答是：這是規定，必須蓋。後來明白蓋章是驗明正身，表示新華書店對此書質量負責，如有印刷錯誤，可拿去調換。

一些有特色的書店大都設計了紀念章，我買書時蓋過的，如北京的萬聖書園、魯博書屋，湘西沈從文故居的書店。蓋章給人獨特的現場感，讓購書記憶以場景的形態留在記憶之中。我想，熱衷於在書市以及一切

未知的動機

說明這道理：傳統怪談常常在結尾給出一個具體的故事來歷或解釋，例如「這有鬼的房間曾有人自殺」或「這受詛咒的房子建在墓地上」，這樣的結局解釋了鬼故事發生的原因，理論上是圓滿了其結局，也使結構更完整，卻大大削弱了恐怖感。

小中千昭指出，一旦幽靈的動機被揭露，它們變得像是程序化的機器，缺乏真正的威脅感。相比之下，真正令人感到恐怖的，是那些無法解釋且極具攻擊性的現象，這種恐懼來源於「不明白為什麼事情會發生」，從而帶着一份無法言說的離奇感。

還有明天

無論晚霞多美，也轉瞬即逝，一旦日落西山，大地就進入了冰冷與寂寞的夜晚，陽光下的生機、溫暖和安全感也隨之而去。「日暮酒醒人已遠，滿天風雨下西樓」、「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」，無論寫得多好，無奈都滿載「昨日之日不可留」的感嘆。

直至昨天，我才發現夕照的美。站在都市的海濱長廊，面對似是而非熟悉的維港，我卻首次感受到，原來身邊有懂得欣賞萬物與適任自然的人，即使身處落日的面前，也可以感受到讓我放心、寫意和幸福的安全

象紋鏡



外觀、裝飾，還是深奧含義的銘文以及複雜精湛的鑄造工藝，中國青銅器都堪稱中華文化發展歷程的活化石。

象紋鏡(又稱象紋青銅鏡，附圖)是此次在澳門亮相的國家一級文物之一。這件青銅鑄造的大型鏡鐘，器體高大而厚重，高約六十九點五厘米，鏡距五十六點五厘米。它的特點是鐘身呈合瓦狀，口沿微凹呈弧形，中央有管狀甬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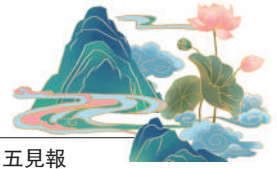
鐘體外壁飾有浮雕式的變形饕餮紋，獸目成螺旋形塊狀，以鼻樑為中軸左右對稱展開，軀體將主紋飾分為上下兩部分。內壁鑄有象紋圖案及銘文「祖辛」，是作器者先人的廟號。這種大型青銅鏡鐘主要

出土於江蘇、浙江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、廣西地區，具有濃厚的區域性，有學者認為其流行於商代後期至西周

旅遊場所蓋章的「蓋幫」，大概也是為了這種現場感。如今萬事皆可於虛擬條件下完成，合影已無法滿足旅遊打卡的願望，冰箱貼等紀念品可以網購，又難逃落灰的命運，蓋章給人以更強的定製感和儀式感，集成一本則是旅遊記憶的好收納。就這樣，蓋章集章擔當起文旅生活新引擎的重任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普通讀者 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

感。過去黃昏橘色的天空讓我聯想到憂鬱與傷別，此刻竟可體會到只要跟心態樂觀積極的人在一起，夜幕低垂前的每分每秒，即使明知可一不可再也都極美，就算留不住天上漸變色彩與讓人着迷的晚霞也不怕，因為我們心知還有明天。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

早期。這件藏品不僅造型獨特，而且製作工藝精湛，在聲音方面也頗具特色，能發出低沉悠長的鐘鳴。它是中國青銅器藝術不可多得的精品，體現了古代中國獨特的青銅器工藝技術與藝術成就。

館藏擷英 周雅

逢周五見報



既視感

漫無目的在新加坡某些非著名景點、特色建築林立的街道上走着，一時走神，或剛好跟香港家人朋友通WhatsApp phone，或滑手機太忘形，抬頭一看，如此熟口熟面似曾識，或會產生不可思議的既視感。

那些方正整齊而千篇一律的祖屋；人們急促的步伐跟節奏；隨處可見的星巴克、麥當勞、Burger King、7-Eleven等國際連鎖品牌，還有來自香港的添好運、香港也有的土司坊、莆田等食店；迎面而來許多會講粵語的當地人以至服務員，中英夾雜，害你不知一開口應該跟人說「excuse me」、「你好」(普通話)還是「唔好意思」；與香港式樣相似的雙層巴士，還有其他見慣見熟的私家車；而且不用說都是右軔車；就連天氣都是那麼悶熱，間中有雨。

此情此景，就像處身香港某個你不熟悉的地區，甚至不小心闖進某個平行時空、某個結界，下一秒多留神才能辨出迥異。因為感覺太熟悉，你可能忘了身為遊客拿出手機相機拍攝；誤用八達通拍卡當然也免不了。

但新加坡畢竟不是香港。魚尾獅、「榴槿」濱海藝術中心、「蓮花」藝術科學博物館等等，獅城獨有，只此一家；香蕉葉叁巴烤魔鬼魚、巴丹魚片魚頭爐、魚肉泥小吃Otak-otak，食過翻尋味，還有隨處有售的斑蘭蛋糕，如此美味又如此觸手可及，comfort food之選，但手信的話，識買要買Bengawan Solo；小印度區猶如無限擴張的重慶大廈跟周邊，那個二十四小時營業、內進要鎖袋、家居電器日用品生活百貨美食飲料保健藥妝俱全的Mustafa Centre，就像小印度版的家樂福、Costco、Big C(旗艦店)。

許多人一直拿香港和新加坡做比較。作為遊客，我才不想比較，旅遊本來就是一場有限期的離家出走，好好享受讓人熟悉又陌生、安心又謹慎的既視感吧。

雜果賓治 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

「小太陽」鸚鵡

文珺的兒子要去海外讀書，臨行前，到花鳥市場買了一對「小太陽」鸚鵡，讓牠們陪伴媽媽。買什麼樣的鸚鵡，讓第一次在家養寵物的媽媽，不用為牠們的健康擔心，不用為牠們快速增長的身高和體重操心，清潔衛生方面讓人省心，還要個性活潑討人歡心……當然，價格不能太貴，不能讓媽媽憂心。比較一輪之後，他選擇了一對色彩艷麗的「小太陽」鸚鵡，一雄一雌，讓牠們也能成為彼此的陪伴。

原產於南美洲的「小太陽」鸚鵡，為小型的錐尾鸚鵡屬，品種有十餘種之多，其中更受歡迎的，當然是顏值較高的「藍化」、「綠頰」和「鳳梨」等。相比其他大型鸚鵡，「小太陽」鸚鵡體型小巧，體質較好，主食五穀雜糧，抗病能力較強，一般很少生病。而且，牠們黏人度高，喜歡聽人說話，並及時用聲音回應，或直接躺平賣萌。重要的是牠們身上新陳代謝的分泌

物——羽粉很少，愛乾淨，易清潔。自從養了鸚鵡，文珺臉上的笑容多了，與大家交談，也不再是兩句起三句止。多出來的話，一半與家中「寶貝」有關。文珺給牠們起名，一隻貪吃的叫「蛋撻」，一隻愛唱的叫「奶茶」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蛋撻與奶茶，均為文珺至愛。

剛入駐新家時，「蛋撻」與「奶茶」感到新鮮興奮，白天在客廳的鳥籠裏，說唱忙個不停，到了午睡時段，文珺怕吵，只好把臥室的門緊緊地關上。久而久之，善於察顏觀色的「蛋撻」與「奶茶」，一聽到文珺臥室的關門聲，就心領神會，自動給嘴巴拉上「拉鏈」，安靜閉目養神。以致文珺逢人就說，家中兩隻鸚鵡，跟自己作息「神同步」，都愛睡午覺。

萌宠集 佑松

逢周五見報

